

宝钢投产40周年

基建工程兵忘不了的记忆

□余学文

今年上半年，我参观了宝钢历史陈列馆，这是退休后第一次去，勾起了我的回忆。来参加宝钢建设前，我在基建工程兵二支队机械营一连工作。我们连是一个综合性的机械化连队。1979年底，我们接到命令，全连人员及设备从河北迁安县大石河首钢矿山转移到上海宝山参加宝钢建设。

我是1984年底转业到宝钢炼钢厂工作的，离“85·9”投产只有几个月时间。投产前的生产准备已进入冲刺阶段，全体员工都在接受投产前的业务培训，做好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的准备工作。每个人都要熟背自己操作岗位的操作手顺书，训练模拟操作方法等活动。大家以厂为家，每周有一半时间住在办公室或者操作室，准备训练内容。

第一炉钢出钢那天，我有幸参加了出钢仪式，我的心情也和大家一样非常激动。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炼钢转炉把钢水倒入钢包、钢包的钢水变成钢锭的过程，激动人心的场面，激情燃烧的人群，是我忘不了的记忆。

投产仪式后进入正常生产，大家都在不断地接受挑战。我所在的铸钢车间，是一个有四个总工段、全工艺链都是高温作业的生产车间。为了加快钢包的周转，砌包工段的职工穿着棉衣在近百度的钢包里修复破损的耐火砖，浇钢工段的职工在高温烘烤的浇铸平台上浇铸钢锭，底座工段的职工在自己的工作

皮鞋上再套木板拖鞋，站在上百度高温的底座上安装绝热板，整脱模工段的职工在脱模车间对高温的钢锭进行脱模和模具整理。尽管工作环境艰苦，却没有人叫苦，没有人喊累，大家都只有一个目标：为宝钢争光，为国家的钢铁事业作贡献。

1990年初至1993年初，当时国有企业改革如火如荼，许多国有企业都提出了“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路往哪里走”的解决方案，宝钢也进行了减员分流的工作推进。总厂提出了“管好主体、放开辅助、稳定队伍、开发市场”的指导方针。劳资部门对分流人员提出了下岗不回家、继续作贡献的工作原则，为下岗职工提供了继续提高操作技能、学习业务知识、再返回总厂各种生产岗位的交流机制，把交流中心办成了总厂劳动力的蓄水池，为宝钢总厂的减员分流作出了贡献。

1993年到2003年，是我一生中在一个部门工作时间最长的时段，这十年是冷轧厂从二期工程到三期工程项目全面投产大突破的十年，规模由一套轧钢生产线发展到四套轧钢生产线。

冷轧厂先后生产出符合食品易拉罐冲压要求的DR材镀锌板，符合高级家用电器要求的高等级彩色钢板，生产出高级O5板（简称汽车板）。从只能生产普通冷轧板到能够生产汽车板，从低等级到高等级，从小规模到大规模生产，各项生产技术指标都得到了极大的突破。



么、怎么学，如基础管理、作业长制等；最后重新确定产品定位、销售原则、售后服务等具体工作，主要辐射中西部及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各种加工企业。这些做法促进了企业的内部团结和凝聚力。

在部队时首长告诉我们，军人是在磨炼中成长的，军人是在挑战中闯滩过险的。我是基建工程兵第一批入伍的1966年兵，也是二支队上海指挥所参加善后工作处理结束，最后一批脱下军装转业到宝钢工作的老兵。回忆过去，不负军人本色，让我有了在基层工作的本钱。从1979年来参加宝钢建设，到2007年退休，我在宝钢这片土地上工作了整二十七年，先后调动了五个工作岗位，从部队到工厂，从建设钢厂到生产钢铁，每个经历都给自己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大冶矿的红色印记

□闻建武

第三自然段，作者洋洋得意地写道：“大概是在1942年12月，一个月就生产了约19万吨矿石，创造开采以来最高纪录。”可我马上意识到，凭借当时的简陋工具和恶劣环境，达到如此产量，有多少劳工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

忽然间，我想起自己也有一本保存近30年，日本侵略者自供侵略罪行的资料。回到家里，找出曾经阅读过的《日铁大治回忆录》（中文版）。

抚摸这本来不易的资料，一桩往事浮现出来——1997年10月的一天，被同事们尊称为马老的大冶铁矿志办负责人马景源拿着日文版《日铁大治回忆录》复印件，找到矿党委分管宣传工作的我。

仔细听了马老的讲述，我和马老商定，拨出专款，组成专班，马上进行翻译，并将此事向矿主要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备。次年4月，译稿初成，马老从头至尾精心梳理多遍后交付印刷厂。9月，《日铁大治回忆录》（中文版）面世。

联想到《南京照相馆》中的情节，我再度翻开《日铁大治回忆录》。读罢第一篇《在危险地带悬疑探查铁矿床》，我愤然感叹：“这是侵略者疯狂掠夺大冶铁矿资源的自供状！”该篇作者是“日铁”采矿科工程师，他多次自曝侵略者的骄横心理和无耻罪行。在

我在阅读中发现，“日铁大治会”编印该资料时，进行了“过滤”，删除的内容不在少数，类似《南京照相馆》中，对有些照片加盖“不许发”的红印章的情节。